



苦蕙寒香

□宋燕

我依旧喜欢把野菊花唤作苦蕙，因为在我心里，这花儿终有苦忆之意。

电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进一所离县城80余里山路的变电站工作。彼时，父亲长年多病，祖父因为眼疾，已近乎盲人。临行的那天，祖父将沉重而破旧的行囊挂至我的肩头说：“加油！”我默默地低下头，一滴眼泪便将家与我隔在了远方。

变电站多是坐落在深山，乡野偏僻，人迹寥落。对刚踏出校门的我来说，未来仿佛早已来临，可一切又是那样的飘浮不定。上班不过几个月，我曾无意间对祖父抱怨：“我这20岁的年华，只差一抔黄土了。”祖父沉默了良久，然后隐隐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祖父是旧时读书人，亦是此生影响我最深的导师与知己。祖父的晚年便只爱种花，他说文字有香，草木亦有香，这香，本是世间万物灵魂之味。

看着祖父长久的沉默，我静静地站起身，扭头看向窗外。那里本是一片荒地，只是此刻，夕阳晚照，天地旷远，更觉落日孤清，岁月荒凉。

只是，比岁月更为荒凉的，大约还有我的未来与我的心。记得那年11月底，当我回家休假时，已是露冷霜寒。午饭后，祖父牵着我的手说：“走，我们出去走走。”“可是，我不想

出门。”我悻悻地说。祖父乐呵呵地说：“走吧，你陪我走走。”

初冬虽微冷，但冬阳正好。举目之间，蓝天白云，风清气朗。祖父说：“我们去屋后的那片荒地看看。”我说：“你都说是荒地了，有什么好看的？”边说边出门，绕过屋后，突然我只觉眼前豁然开朗。那记忆中冰冷沉寂的荒地，此时竟然花开遍野，草木摇曳。金色的冬日暖阳下，微风轻起，满地金色的野菊花随风起舞，灿若织锦，绚如烟霞。“哇！”我不禁欣喜地叫出声来：“爷爷快看，好美呀！”一回头，只见祖父正对着我眉开眼笑。我兴奋地说：“这一片荒地，怎么开了这么多花呀？”说完我又回头看向那一片漫无边际、繁花盛开的锦绣大地。

漫步花丛之中，祖父与我找了一块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也正是在此，我们有了一次交心长谈。

“这是一年里最后可见的花。”祖父说。“我知道，元稹不是说过，此花开尽更无花嘛。”我洋洋自得地说。祖父点了点头，继续说：“其实，这花还有一个名字，叫作苦蕙。想必它也曾急切地盼着开花，所以当它回首来时路时，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开花成实，那大抵也真是苦忆了！”“哈哈！”看着祖父一本正经地讲笑话，我忍俊不禁。祖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继续说：“其实，花开在最后有什么不好呢。盛大的春夏，澄明的清秋，都只是在为它积蓄力量。过程走得越是辛苦，花开之时才越是欢喜。”我低头无言。

紧接着，祖父又摸索着从身边摘下一朵花，放在我的掌心：“你看这花，枝叶肥大，花瓣瘦削，或许正是因为得不到春风秋雨的眷顾，它才会削弱了肌肉，来成就这一

把傲霜的风骨。”

我突然觉得祖父似乎话外有音，马上回怼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的，野花到底是野花，难道它还比得了国色天香的牡丹？”

“可是，冬天里会有牡丹吗？”祖父幽幽地说：“这世间，天时地利人和方成就了花开。大千世界，花开万种，你敢说眼下这野菊花就不美吗？”我一时语塞。这摇曳生姿的野菊花，风情万种，满目锦绣，简直令人心旷神怡，又怎么会不美呢？

片刻，祖父继续说：“花如人，世间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每一个人都无可替代。严寒消亡了牡丹，却偏偏成就了苦蕙。所以，只要种子还在。”

“只要种子还在！”我突然觉得拨云见日，一时竟然有点难为情，便斜身靠在了祖父的肩头。只听祖父低低地沉吟：“采菊东篱下。”我轻轻附和：“悠然见南山。”祖父说：“五柳先生之所以悠然，是因为这菊哪怕花残叶凋，但只要种子还在，来年的冬天又会如期盛开。”祖父轻轻地拍拍我的手说：“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只要心还在……”

转眼，这一切早已是前尘旧事。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祖父和我相携回家。冬日的落日，将我们的身影拉得那么狭长，像是此生走过的狭长的路程。我扭头问祖父：“这里以前明明是荒地，今年怎么开了这么多野菊花？”祖父笑而不语，他只是牵着我的手，默默地陪着我走向远方……

(作者单位：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



宝坪的红高粱(外一首)

□陈中明

土地用虔诚捧出种子
乡亲们用老茧数着年岁
高粱低头时，穗与根私语
醉倒了一片坡地的斜晖

露珠在叶尖打转
像大地的眼睛凝望晨光
山风路过，沙沙作响
那是土地与高粱的合唱

无人机掠过，像蜻蜓点醒晨露
叶尖的密码被阳光破译
我俯身亲吻泥土
嗅到了祖辈温润的气息

一株株红高粱
站成山的惊叹号
乡亲们弯腰的姿势
是一把把收获火焰的镰

朝阳洞

我把手伸进石头的脉搏
触到一条未凉的河流——
耳膜里有岁月滚过的雷霆

山神蘸着露水描眉
把洞口画成一滴
迟迟不肯坠落的黎明

晨光开始锻刀
每一秒都在淬火
当割开雾霭时
雾霭竟渗出蜜来

虚无的伤口里
一枚鲜红的太阳
正用金色的血
把混沌的脊骨铸成一枚
缓缓张开的——瞳孔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金海湾

□潘昌操

没有大海，长江便是
旭日升起，金色波浪涌来。
你就是金色港湾
海湾大道有多长
一幅秀美的风景画就有多长
五月的人们自觉走进画里
与开过花的樱树为伍
与交出一粒粒籽粒的海棠为伍
不是所有鲜花都会辞别夏天
紫娇花，托起娇羞的紫色
仰视蓝花楹蓝花之上的蓝天
黄龙兰形状似扁竹根
为夹缝的时间奉献一生的红火
黑心菊，松果菊，小飞蓬
心甘情愿成为你眼里的一滴泪
最美的花还是碧海浪花般
盛开的帐篷
孩子们可以踏着波涛嬉戏
好久没奔跑了，情不自禁迈开双腿
像小鸟挥舞着翅膀追逐生态时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豆腐小记

□袁保亮

小火焖烧，将胆水均匀下锅沉底，往复几次，豆浆逐渐积成固体形态，再以笊箕压实。豆花的多少，口感的老嫩，和新豆的质量，点豆花过程，笊箕压实度，均密切相关。豆花起锅，以青瓷大碗盛上桌。就着葱花青红海椒，加盐和味精，香油或者菜油，口味鲜美，开胃舒心又送饭。既有饱腹感又易消化，老少咸宜。

食用不完的豆花，可以片成块状，榨干做成豆腐干，炒回锅肉，老腊肉均为极佳辅料。也可加肥肠做成豆花肥肠，江湖人家热锅汤汁，潮湿阴冷地方食用尤适。也可切成豆腐丁，剁碎后就着花生米、辣椒酱做成佐餐佳品予以收藏。

豆腐松软入口，补充蛋白，健骨健脑，健脾开胃，深受宫廷和民间喜爱。近年来，全豆腐宴已可占一鳌头，除井水豆花、豆花

肥肠，豆干炒肉、砂锅鱼头，坊间的蟹黄豆腐、冻腐冷锅鱼等均可上桌。红豆花和辣椒豆丁等作为佐餐辅料也能开胃健脾。

南方人嗜辣猎新，麻婆豆腐、鸡哈豆腐、豆花肥肠、豆干腊肉等老招牌，不知今后还有什么新招式？总体来说江湖味重，不少食材都可以就各类形态的豆腐煎炸烹煮炖了烧了，佐以一壶老酒两杯清酒三碗米饭均可。沿海人食素清淡，奶白浓香的鱼头豆腐汤总能打开你的味蕾。北方人性情豪放，炮制牛肉豆腐宴和羊头豆腐煲亦无不可。然而，唯有经历岁月沉淀，和经年知己方能品到历久弥香的滋味，与至亲家人始能觉悟浓淡相宜的真感情。

深巷明朝卖杏花，或如柴房今夜磨豆腐。

(作者单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家风润我心

□杨环榕

小时候伏在父亲膝头，总听他念叨家风，懵懂不解其意，这家“风”，到底从哪儿来，要吹到哪儿去？

平时寡言稳重的父亲，每每一说到家风，他就顿时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地准备开讲。母亲便在一旁打趣：“家风？怕是老封建！要是还讲那套，女人吃饭都不能上桌喽。”父亲微笑着接茬：“女人不上桌有啥不好？省得人多挤着，夹不着爱吃的菜。”笑过后，父亲对母亲开讲关于家风的起源，讲家风对一个家庭的滋养，讲家风里那些感人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就在斗嘴笑闹里一次次与“家风”扑面而来——原来，它就流淌在一家人相亲相爱的烟火日常里。

在父母的关爱里，在家风细雨浸润无声的浇灌中，我渐渐明白，家风并无刻板模样，也不倚仗高深道理，它在年年岁岁的琐碎生活里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家风，往往在父母一言一行、言传身教的日积月累里织就出它清晰坚定如浮雕的底色，让我们后辈在无声的效仿中，让小细节里的生活沉淀成生命的一种习惯，塑造成

生命基因里的价值观、处世哲学。

我家四世同堂，日子过得和和美。奶奶一生热心善良，勤劳节俭，作为儿媳的母亲也承袭了这份品格，天未亮便起身，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收拾得整洁如新。父亲则是孝道的榜样，对长辈说话轻声细语，总是一碗热饭一碗热汤地伺候着长辈亲人们。其实父亲性子也急，但平时很温和，鲜少说教，却用行动默默育人——在企业做管理，与大舅和幺舅共事，他宽容待人，也视野开阔，重在于行，他是企业发展的智囊和好助手。这份担当，让在重庆创业发展的哥哥常说：“爸给的，是做人做事的底气。”父亲的言行，让我们受益良多。

父亲不沾牌桌，独爱书卷，更喜国学。他常说：“当年我去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研修，才知学海无涯，只有一生学习。”这缕缕书香，如春风拂过全家——母亲捧起了书本，小侄女抱着绘本“研读”，连我们兄妹也把“充电”当成了日常习惯。

父亲工作常需远行，却雷打不动地每晚与我们视频：和母亲唠家常，逗弄小孙女，

再与我聊聊贴心的话题。千里之外的牵挂，在方寸屏幕里凝成了最暖的家风注脚。

家风如细雨，润物细无声。它是母亲拂晓时擦亮的窗棂，是父亲视频里舒展的笑颜，是族谱上泛黄的箴言，更是血脉里奔流的印记——勤俭持家的踏实，清白做人的硬气，心怀家国的担当。父亲或许不知，我效仿的远不止言行，更是他缓缓垒起皱纹里的绵绵爱意，母亲絮絮叨叨中弥漫的阵阵暖意。

原来，最好的家风，从不是写在冰冷发黄的纸上，它是一家人走着走着，把日子过成了彼此的镜子——映照过往，也照亮前方。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南京中学学生)

